

略谈抄本《归震川先生未刻稿》的价值

杨 峰

归有光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散文大家,其文集的版本线索比较明晰,明代刻成的有子宁、子祐编辑、翁良瑜刊刻的昆山本,亦称翁良瑜刻本,和蒋以忠、归道传编刻的常熟本,亦称道传刻本。康熙初年,归庄等人重加整理刊刻,世称归庄本。稍后于此,王樵任嘉定县令时搜集归有光的佚文,刻成《补刊震川先生集》(下称补刊本)。嘉庆元年(1796),归氏后人又刻成《震川先生大全集》,此本虽号“大全”,其内容实际上主要由归庄本和补刊本两个刻本的文章组成,新增入的有《史记评点例意》,但由于它的书名特点,往往让人们以为归有光的文章已经“大全”了。笔者近阅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《归震川先生未刻稿》(以下简称抄本),发现其中不少篇目为诸刻本所不载,对于已刻的文章,此本也不乏校订价值。

抄本共二十五卷,卷首及卷端署有“孙男济世集”五字,可知底本是由归有光之孙济世收集。查清人孙岱及现存各家所编著的归有光年谱,“济世”不见于归有光诸孙的谱列中,但子宁有“经世”、“名世”、“辅世”、“善世”四子,就此来看,“济世”应该是归有光之孙。

抄本钤有“锦”朱文方印、“诸草庐印”白文方印,“善化贺瑗鉴藏之章”朱文方印,“善化贺学蘧父秘笈书画之章”朱文方印、“礼培私印”白文方印等。“锦”、“诸草庐印”等是清代著名诗人诸锦的藏章。诸锦(1686-1769),字襄七,号草庐,浙江秀水人。雍正二年进士(1724),官金华府教授,乾隆初举博学鸿词,授编修,历官至左春坊左赞善。“善化贺瑗鉴藏之章”、“善化贺学蘧父秘笈书画之章”等二章是晚清贺瑗的藏章,贺瑗为湖南善化人,嘉庆年间曾任浙江慈溪县令。“礼培私印”乃是近人王礼培的藏章,王礼培为湖南湘乡人,同盟会会员、诗人。

抄本中涉及康熙、雍正和乾隆等清代帝王名字的字均不避讳。如卷一《考定武成》中“惟其士女,匪厥玄黄”、卷九《怀竹说》中“玄孙焕与余为表弟”,两处的“玄”字都完整无缺;卷八《赠吏科给事中刘侯序》中“自西汉江都相董仲舒、内史公孙弘、倪宽皆儒者”、卷二十《世有堂记》中“弘治正德间”,两处

的“弘”字也都完好。卷十一有《锡胤^①堂记》一文，“胤”^②字也完好无缺。由此可以测知，它的抄成时间极有可能在康熙以前。

这一推测也可与书末董说的跋语相印证。董说跋与抄本正文字迹有显著差别，可确知不是董说所抄。但将此跋与董说手稿《补樵书》之《承雨录》中《漏霜南潜》^③一文的字迹相比照，两者共有的“漏霜南潜”、“山”、“面”、“日”、“影”、“二”、“五”等字以及董说跋中“同”字与《补樵书》“洞”字的右边，笔迹极为相似，完全可以断定它为董说亲笔。据此跋内容，董说实得此抄本于“丙辰”年秋天，即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之秋，则此本抄成时间定然还得提前，这与其文字不加避讳的现象相吻合。

抄本所收文章为诸刻本所无者最主要的有卷一“经术”内归有光解《诗经》“文王之什”一组，卷二十五“杂著”十余篇。

归有光在《与王子敬》的小柬中曾经提及解《文王之什》之事，其中透露此本是为妻子王氏学《诗》而作：

庚戌秋，山妻欲学毛诗，从问大义，为书《文王之什》，寻因儿女病，遂废卷。昨还，简篋中得之，极悲，义多与前人异者。奉去，乞一看，稍暇当续此业也。^④

归有光在文章中虽然多有引《诗》之处，但如此专门地表露对《诗经》的理解，则是别本所无。综观他对这十首诗的解释，“与前人异处”主要体现在对诗义和用韵的认识上，他对《文王》一诗的总评说：“读此诗可以见周家太平有道之盛。及论殷士之助祭，遂反复叹废兴之际天命之无常，欲王之念祖，所以垂戒者深矣。”再如《大明》一诗，他认为前人分章有误：“先儒但以意分章，故以‘天监在下’下属，‘造舟为梁’上属，非韵也。”归有光在当时被视为东南名儒，这组解《诗》之作有助于了解他的经学修养，对于“诗经学史”之研究也不无裨益。

抄本卷二十五有“杂著”一组，共十余篇，除了《贞妇辩》一文外，其余的“悼亡疏偈”未为今人所知。具体篇目为：《丧子偈联》、《首七道场疏》、《三七道场疏》、《五七道场疏》、《七七道场疏》、《孟兰盆会疏》、《奉安观世音书》、《圣像教寺阿弥陀佛阁募缘疏》、《能仁寺重修募缘疏》、《能仁寺建梓同真君祠募缘疏》。这些文章的题目似乎都与佛、道二教有关，其内容则多是为痛悼或追荐亡妻王氏，体现了他们夫妻间的深厚感情。比如他在《三七道场疏》中说：“乞念十七年尘缘，可怜千百载长别。生世如同连理之木，彼土亦有

①“胤”字起笔“丿”在抄本中作“彳”。

②同上。

③董说：《补樵书》稿本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④归有光著、周本淳校点：《震川先生集》“别集”卷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872页。

共命之鸟。”再如《七七道场疏》一首说：

伏以往日七七，徒叹荏苒之流光；苍天悠悠，莫闻痛裂之号吁。日为月，月为年，总是四十九年之悲。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任从千万亿之劫。伤哉永诀，已矣何言！尚有尘心，再干佛造！刘令爱女，被珠襦而更甦；干宝侍姬，开石椁而复起。觐观皇穹之熠^①，顿还楚些之招。他日王舍城，固是俱随之眷属；今日人间世，仍为偕老之夫妻。

这几篇小文纸短情长，颇值一读。

此抄本还有相当高的校补价值。如归有光的名作《寒花葬志》，昆山本和常熟本俱不收，归庄本虽收此文，但董说指出归庄对此文有所删削：“《未刻稿》‘寒花葬记’，‘非葬志’。‘婢魏孺人媵也’，下有二十三字：‘生女如兰，如兰死，又生一女，亦死。余尝寓京师，作如兰母诗。’那可削，得元公之误如此。”^②抄本中此文正如董说所说，不作《寒花葬志》，而作《寒花葬记》，文章也恰好保留了上述二十三字。如兰的生母是谁，此前尚未为人所知，吕新昌先生在《归震川评传》中说：

嘉靖乙未是公元一五三五年，先生三十岁，那一年他才刚再娶王孺人，而如兰则是前一年生的。因此，如兰的生母是谁，就有待考证了。^③根据抄本所载，寒花曾为归有光生两女，如兰为其一。本来十分清楚的事情，少此二十三字，不但如兰的生母身份难知，而且寒花的经历也模糊不全了。

抄本的跋语及识语也相当值得重视，其中子宁的《跋先太仆世美堂稿》一文包含多方面的信息，现全文转录如下：

壬申之岁，校阅先君遗文，编为三十卷，附以王京兆子敬撰次先君行状与不肖所作《序略》及《愍道赋》等篇，别为一卷，后同年沔阳陈大理玉叔复为之序。时有书贾翁良瑜适至，欲刻先君文，遂付梓，盛行于世。然尚有未编刻者，皆错杂之甚，不肖一一校理，编其年次，而汇集之，仍目之为《世美堂稿》云。盖自嘉靖庚子岁，先君读书安亭江上，四方来学者甚众，多登第，仕至通显。时先君罕出，诸生执经问难，其疑义辄令先兄子孝传示，或笔之于书，时亡兄才十馀龄耳。及倭夷丧乱，经义诸作并所藏图书皆已失去。曩时先君授徒及馆于他所与读书邓尉山中，多所著作，皆为门人所得。逮不肖年十馀，颇知文义，先君脱稿辄命更录之，皆在世美堂编辑。此堂先君尝为之记，盖先妣之曾大父王翁致谦所创。曾孙某郎，不肖之母舅也，以补官物鬻之于人，将就拆毁。先母不忍，顿有黍离之悲，而先君亦以其闲静，可避俗器，遂假贷以偿鬻者，更加其值以与母舅。及母舅坐谪戍系狱二十馀年，先君力为之扶救，不肖又假贷以全济之，故不即遣而并得

①此字或为避明武宗朱厚照名讳而作此形。

②归有光著：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康熙十四年归庄刻本（季锡畴临董说等批点），复旦大学藏本。

③吕新昌：《归震川评传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0年，第53页。

释。既释，而其子若孙遂恣其操戈之谋，百方跻陷，比其三世，殆无宁日，并所另置田宅悉为攘夺，至于孑然靡遗。痛念先母之辛勤拮据，而不肖以身为之捍蔽者三十余年，而生平之心力与夫功名事业皆灰灭于此。乃先君施以吹枯生死之恩，而反报以损首覆宗之祸，其害亦烈矣！不肖效死以守，而卒堕其奸谋，非先考妣之意与不肖之本心也。夫堂何恋也？乃先君文出于此，而编辑亦于此，以故先君尝目之为《世美堂稿》矣，今此稿能不以此目之，忍遽去之耶！夫以思其居处，思其笑语，与夫诵读及门人之讲习，爰然堂构竟为梟獍豺狼之窟，书此宁无遗憾乎！呜呼！堂之已矣，先君之文，翁贾梓以贸易致富，当时来求者甚众，不肖皆以重价与翁以应，今其板遂展转易主。壬午之岁，翁于留都又欲刻先君柬札，不肖尽以柬付，乃不见刻，而云为顾莪州取去，可恨也。先君遗文，不肖既无力付梓，有云欲刻者辄不吝与之，然每不刻，而并其原本不返，不肖之所以深恨而无及也。不肖尝随先君之任顺德府，署中录先君时义及古文各四册，亦略备矣。一日，门人夏九范来，云“顾光世欲遍刻先生遗文”，借去，今且三十年，九范已谢世。顾君尝有危疾，既绝而复苏，云“被逮至阴府，见归先生，同列坐者几人，皆峨冠。某至阶下，先生云：‘此欲刊我文者，俟其刻完可也。’遂得释还。”人有戏之者曰：“归先生文终刻不成矣，留与顾君作长年计也。”可发一笑。向来先君文有别刻者，其真赝间错，校阅舛误，至文理或有不通，兹复有假杂可怪者，又不可不辩。不肖男子宁顿首百拜谨书。

跋语说归有光曾将文集命名为《世美堂稿》，这是我们先前所未知的，文中所说归有光著作的遗失情况、特别是曾被翁良瑜遗失一事更是出人意料。翁良瑜一直被视作维护归有光文章原貌的功臣，子宁此文不仅指出翁氏在刊刻归有光文集中因“贸易致富”，是实际的得利者，而且还指出翁氏也是归有光柬札遗失的直接责任人。归有光去世后，他的著作一再流失，根本原因在于子宁兄弟们的生活贫寒。对于致使他们贫寒的原因，以往的材料大都语焉不详，由此跋可知，子宁兄弟破产乃是为其舅氏父子所“攘夺”的结果。

抄本中沈孝的识语还提到归有光的读书和著述状况：

我归先生于书无不读，六经子史尤深究，有经论孟传标注，皆绝出人意表，发前人所未发。其于考正更详矣，今读《武成》，叹先生之所得非易易也，《武成》今始定矣。

沈孝为归有光比较亲密的弟子，他说其师“有经论孟传标注”当有根据。明代万历初刻本《战国策谭概》中就录有归有光的不少评点文字，此跋对于辩识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也应有帮助。

抄本的一些篇目中录有董说的评语，书末附董说跋语。书中的评语主要对归有光散文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，如评卷十的《项脊轩志》道：“绝构，此文真能使弇州面赤。”再如在该卷《双鹤轩记》一文的末尾评道：“结一段缥缈云山，描画不就。”董说既富于才情，在当时又享有清誉，他能如此盛赞归有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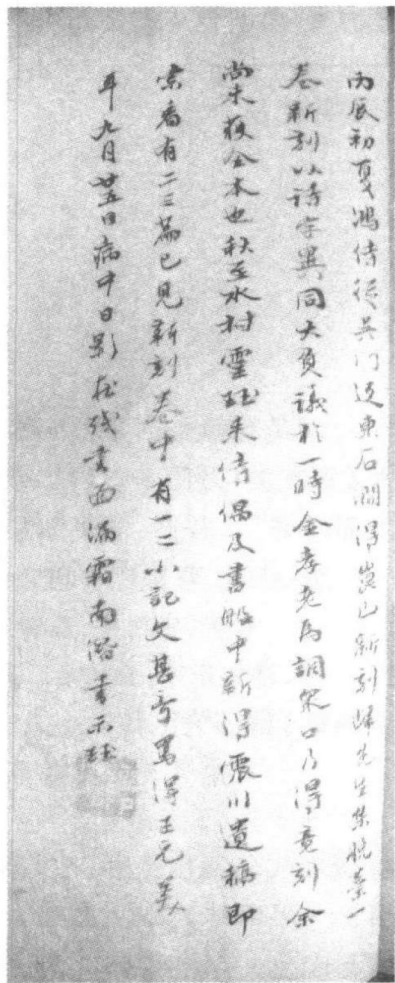
的文章,在今天仍然足以引起人们注意。书末的跋语涉及归庄本刊刻中及甫问世时的一些反应,此跋语文字如下(见图):

丙辰初夏,鸿侍,从吴门返东石涧,得昆山新刻归先生脱稿一卷,新刻以诗字异同,大负议于一时,金孝老为调众口,乃得竟刻,余尚未获全本也。秋至水村,灵珏来侍,偶及书船中新得震川遗稿。即索看,有二三篇已见新刻,卷中有一二小记文甚奇,骂得王元美耳。九月廿五日病中,日影在残书面。漏霜南潜书示珏。

“新刻本”当是归庄刻本。在无别本参照的情况下,归庄对归有光诗文的字句有所改动,汪琬对这种“以臆改之,绝无他本可正”^①的做法表示了不满,认为应当并存异文,以“庶使好学深思者□绎而自得之”^②。归庄在自己拟定的《凡例》中曾讥议子宁、子祐兄弟编辑昆山本时“擅改者尤多”^③,汪琬则指出归庄犯有类似的错误,他说:“夫贤从祖涂乙太仆之文,足下亦涂乙太仆之文,而又删移其两篇为一篇,立说虽不同,而所以涂乙则一也。”^④汪琬的意见没有得到归庄的认同,故有汪琬自“撰先生全集考异”^⑤之作,今天“全集考异”已逸,《归诗考异》仍存。就董说所述“大负议于一时”的情况来看,“新刻本”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的不满,并非仅汪琬一人。

抄本既可补全归有光的文章,又能在相关研究中提供很多新的信息,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它的抄成又应在康熙以前,在我国大陆内不见有同名的著录,今天得以辗转流传,实属不易,这无疑更应值得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



①汪琬《与归元恭书一》,《尧峰文抄》卷三十三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315册,第539页。

②汪琬《与归元恭书一》,《尧峰文抄》卷三十三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1315册,第539页。

③归有光著、周本淳校点《震川先生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12页。

④汪琬《与归元恭书二》,《尧峰文抄》卷三十三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1315册,第540页。

⑤汪琬《归诗考异序》,《尧峰文抄》卷二十五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1315册,第475页。